

二十年策划

上世纪 80 年代，杨京岛还在报社广告部工作时，就开始与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挂历《中国书画》。挂历的内容由书法和绘画作品共同构成，在稿件的征集、编辑过程中，杨京岛与很多书画大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上世纪 90 年代，乘着改革开放的大潮，杨京岛下海创业，虽然很忙，但内心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丝毫未减。因为热爱书画艺术，杨京岛经常举办书画笔会和展览活动，也由此结识了吴作人等一些著名的书画家。很多名家也把杨京岛视为朋友，倾心交谈。他们的言传身教，令杨京岛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21 世纪，我们需要发展什么样的艺术？需要弘扬什么样的精神？

思考的结果，是希望能让人们走进经典，在回眸中，看到社会文化的变迁，从而更好地传承。那么，什么样的形式最适合，才能满足今天的观众呢？2009 年，杨京岛先后策划并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《人物》栏目合作拍摄了《美术大师——吴作人》和《国画大师——张大千》两部纪录片。尽管后者获得了 2011 年优秀国产纪录片，杨京岛仍然心存遗憾：片中的静态访谈太多，对大师画作本身呈现不够，也无法展开大师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。带着这些遗憾，杨京岛决定做一个全新的尝试：用一部大作来实现自己的理想，让人们看到，每一个大艺术家，都有坎坷的经历和传奇的故事，他们对人生、家庭、国家的使命感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，是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。

还原与重塑

杨京岛的新尝试，就是取名为《百年巨匠》的百集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。

巨匠大多有极富传奇色彩的精彩人生。他们成长于乱世，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变迁和时代的风起云涌，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；他们大多出身贫寒，但是自强不息，经受了岁月的磨练，用超乎寻常的意志和努力，成就了自我。“还原巨匠本色，重塑大师形象”，这是纪录片的目標。原貌、原作、原物、原址，还有亲友、同事、学生、当事人、见证者的讲述……2011 年，拍摄团队开始奔赴世界各地，追寻巨匠们走过的足迹。

学美术出身的赵伟东，是最早参与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《百年巨匠》的导演，从 2011 年起投入到美术篇的拍摄，现在是美术篇第一、二、三部的总导演。在《潘天寿》开机前，赵伟东特地率摄制组采访了潘天寿之子、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。潘公凯直截了当地问：“关于《潘天寿》的片子已经拍了很多，做起来去有什么新意吗？”赵伟东胸有成竹，回答了四个字：“悲情英雄。”潘天寿是一位“逆潮流”而动的艺术家，明明看到艺术的时代潮流，还是选择了中国立场，立志做中流砥柱。“逆流”，注定“悲情”；坚守，方显英雄。以此为全片基调的想法，得到了潘公凯的认同。潘公凯亲自带着摄制组到父亲的故居、墓地去拍摄。

曾多次在国际电影节担任国际评委的梁碧波，是《百年巨匠》美术片第四部总导演。在和石鲁、蒋兆和、黄胄、李苦禅等 4 位巨匠的后人初步接洽后，梁碧波带回 30 多本书开始做功课，梳理出很多有意思的细节。“他们走过的路，他们内心的路，与他们相伴相生的中国社会的路，这三条路是交织在一起的。”梁碧波还想在纪录片中建立两个时空：一个是那个时代，一个是当下，当年的故事和当下的故事一起讲，用现实的镜头讲述历史。事实上，当年这几位巨匠做的事情，今天依然有人在做，当年的很多场景今天也还在；这不就是生生不息的艺术血脉传承吗？

2011 年 9 月 21 日，杭州西湖畔的浙江美术馆，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书画精品展拉开帷幕，齐白石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了。在齐白石的出生地——湘潭白石镇杏子坞村，摄制组找到了齐白石的老宅。追寻着齐白石的足迹，摄制组又来到了长沙、西安、北京……大师们去过的所有地方，摄制组几乎无一遗漏地走了一遍，拍了一遍。



“一字一方圆，一笔一江山；一点一春色，一抹一冬寒；一心一世界，一生一百年……”随着浑厚深沉男低音的吟唱，一部视觉版的中国现代艺术史徐徐拉开了序幕。一幅幅精美的画面，一段段动人的讲述，一个个精彩的故事，在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《百年巨匠》中缓缓再现。

从策划到拍摄，《百年巨匠》时间跨度 20 多年。“做这件事，就像打井，执着做下去，可待清泉涌流。”《百年巨匠》的出品人、总策划、总监制杨京岛这样说。

这口井又是怎么一点点打出来的呢？

◆ 王瑜明



活文物里找素材

“人物纪录片的创作，重要的不是拍摄和制作，重要的是对题材、人物进行研究，片子成功的百分之七八十取决于此。如果你不熟悉人物、了解人物，不进入到人物的生活情境当中去，不了解人物交往的人，不了解人物的学生，你怎么去解读人物呢？你的解读跟别人的解读有什么差异性呢？人们为什么要看你的解读呢？”《百年巨匠》书法篇总导演孙铁健的观点，也是众位总导演共同面临的问题。

所以孙铁健在细节上用足了工夫，“历史是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共同完成的一个叙事、诉说，这样才叫历史，把话语权交还到每一个亲历、亲闻、亲见者，交还到每一个具体人那里。”在孙铁健的计划里，采访的人不止有专家、传记作家、亲人、当年经历历史事件的人，甚至还应该有巨匠们当年请过的厨师、司机等，不同身份的人共同来完成口述。

但如果资料很少或者甚至找不到任何活动影像怎么办？因为拍摄的都是诞辰已过百年的巨匠，这个问题，是个必定会碰到的大问题，对于纪录片拍摄，也是个重大缺憾。在筹备工作中，《百年巨匠》话剧篇的拍摄团队就碰到过一个难题——著名话剧导演焦菊隐的影像资料一点都没有。“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六七十张焦菊隐夫人秦瑾授权收藏的照片，包括小时候的图像。但反映其艺术生涯关键时期的照片不多，影像资料一帧都没有。”在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专家深入交谈后，结果有点令人抓狂。这个人艺戏剧博物馆馆长刘章春口中“最不好拍的导演”——人艺人口中的“焦头儿”，怎么拍？

其实这个问题，在拍摄别的篇章时也遇到过，但相比于独立创作的画家、书法家，话剧导演这种“群体工作”的艺术家更难实现。通常，没有影像资料，纪录片会采用情景再现的方法。可问题又来了，“拍齐白石，弄个背影在画画就可以，但话剧的导演、演员，情景再现，怎么处理？”《百年巨匠》总撰稿刘传铭问。

人艺影视中心主任李春立亦有同感：“情景再现一定得有史料、文献支撑，不能进行艺术想象和夸张，不能虚构。”没有资料就得去找，曾拍摄过 15 集纪录片《曹禺》的李春立经验丰富，他推荐主创去找更多的线索——虽然焦菊隐至 1975 年去世以前一句录音都没有留下，资料又在“文革”中被毁了一些，仍可以从他合作的艺术家入手：“焦菊隐合作的艺术家，蓝天野、朱琳都可以谈，于是之、谢晋、叶子的回忆录也写了很多和焦头儿合作的经历。”刘章春也给大家出谋划策：“重要的资料，在很多人的文章和回忆录里，于是之、曹禺等人都写过。《北京人艺 30 年》画册，曹禺先生写了序言，这是对焦菊隐最为准确的评价。”“在人艺，苏民、蓝天野和焦菊隐交流很多。”据介绍，上世纪 40 年代、50 年代和焦菊隐共事的老先生，至今还有健在的，可以从这些“活文物”那里拿到不可多得的素材……

话剧篇总导演吴琦说：“通过资料的查



找和消化，通过知识考古，发现的过程胜过结论本身。很多细节只能依托猜想，但重要的是坚持纪录精神，那是一种试图无限接近事实的努力。”

正是这样的努力，才可能让纪录片讲述的历史真实、鲜活。

拍出人性的温度

濮存昕在讨论时说，从焦菊隐等百年巨匠的身上，可以看到当今文化界所缺失的重要内容，拍《百年巨匠》，需要拍出民族的理想和一代大师思维方式的审美敏感。“越是大师，越得往‘人’里拍。”这也是大家在讨论后定下的基调。

从事纪录片多年，曾获得过 6 次政府最高奖“华表奖”及许多其他奖项的导演陈真，是《百年巨匠》音乐篇总导演，他在见到纪录片出品方的工作人员时，时常会半开玩笑地吐槽：“我运气不好，来得晚，其他导演把好弄的都拿走了。”

陈真说音乐篇“不好弄”，也还是那个老问题：6 位巨匠——刘天华、聂耳、黄自、冼星海、萧友梅、贺绿汀的影像资料缺乏。但音乐有特殊性，也就有新的办法可想：那就是不依赖原始影像，营造一个全新的艺术空间。

陈真和他的小伙伴们已经搜集到巨匠们的不少手稿、乐谱等资料。“音乐和其他艺术不一样，即使人不在了，我们还是能够通过耳朵‘看到’他们。声音还在，乐声还在，可以由不同的人 and 乐器来演奏，让这些声音可以回到百年前；在他们身后，依然在时空当中回响。”陈真在片子中用了一篇篇幅来让大家聆听这些大师的作品。当观众沉浸在音乐艺术的海洋中时，这些作品表达的历史情感、艺术美感，自然而然让人进入了故事的节奏，传主的一生……

“纪录片必须要有情感与温度，要讲人的故事。”陈真说，“这就是我认识的《百年巨匠》——他们是谁，在今天重温有什么意义。”

曾经拍过 10 集纪录片《梅兰芳》的导演周兵，也是《百年巨匠》京剧篇的总导演。“我们都面临这样的困难，但作为影视导演，解决的就是没有影像而要创造新影像的问题。”既然必须要用情景再现，周兵就希望力求真实，在真实的基础上达到审美的高度。从资料调研到影像收集、整理“四大名旦”的代表作，包括他们的剧目、影像、照片和著作。周兵一直说，《百年巨匠》京剧篇的核心，是要展现京剧之美——呈现舞台特色；同时要展现人——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尚小云、荀慧生之所以成为巨匠的奥秘所在。

如何“让大家爱看”，也是周兵一直在琢磨的一件事。“‘四大名旦’，这些百年巨匠，他们处在西方文化对中国急速冲击的时代，但他们发展了自己的艺术，做成流派，成为宗师，这种精神是我们当代很多艺术家所不具备的——这种精神也需要我们去继承。所以，要拍有人性温度的作品，用当代创新方式传递传统经典文化和中国精神。”周兵说。

《百年巨匠》文学篇总导演肖同庆，负责拍摄“鲁郭茅巴老曹”，这文学六大家人们都耳熟能详，怎么拍好，确实是个挑战。“大家都听说过他们，都看过他们的作品，但其实很多公众对他们、对他们的人生历程没有全面的了解，这就给我们很大的空间——比如郭沫若的晚年，当他知道儿子去世后，一个人关在书房里抄儿子的日记，这种内心的折磨展现了作家的个性特点，也揭示了作家的另一个世界。”

这部纪录片聚焦的，都是大家，但在《百年巨匠》里，他们却是那走下神坛的人，真实地存在着的人。